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五一八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聚興誠銀行發付卅三年度官紅息公告
茲經本行第八屆股東大會議決三十三年度官紅息從即日起開始發付，敬希各股東持憑股票印鑑來林森路本行領取為荷，特此公告
聚興誠銀行董事會啓

劉青安啓事
文華街63號北耀旅社前因經手人倪元發現經倪元卿同意頂交劉青安經營，于卅四年三月十五號正式營業，在未營業前關於倪姓經手之內賬外欠等一切手續不與劉青安相涉，今恐外界不明，特此聲明，希各界人士鑒察

聲明啓事

請求于院長作主

敵僞百般壓榨下 人心歸向八路軍

魯西濟寧人民的苦難和鬥爭

『聽了八路言，沒苦只有甜』

討伐榮逆子恒勝利 山東我軍解放泗水

印軍攻到瓦城市中心 緬北英軍打下孟米特

小磯胆戰心驚語調低沉 害怕本土化爲戰場

他說明日軍在越南的行動，認爲該地情勢緊張，盟軍隨時可以進攻。

杉山向敵議會報告 戰局到眞正決定階段

米內自承最特種混合艦隊局害。

京滬各埠敵僑民 分批向北撤退

蒙巴頓將軍曾來渝

中英美重要將領舉行會議，對中國和東南亞兩戰區將來合作問題，得到一致協議。

毛澤東和朱德祝賀紅軍節 斯大林同電致謝

硫磺島戰事已接近尾聲 呂宋美軍衝入安提波羅

上海法軍警察 被敵解除武裝

十四航空隊 昨兩週年紀念

年關以來物價上漲 毛病全在政策上

時評 怎樣才有民選的國民大會？

——孫中山先生逝世二十年

南羅兩國的新政府

擴展滇緬路

中國民主同盟四川支部 成立民主青年社

發行「民主青年」半月刊，成都大中學生參加的很多。

加總理訪美

菲島救星

越南出現新傀儡

編輯室啓事

簡訊

美軍繼續增援萊因東岸
橋頭一帶戰鬥激烈

（本報綜合訊）早在兩天前，我們就已向讀者們報告：盟軍渡過萊因河了，萊因河是德寇希特勒誇耀爲不可逾越的「天然防線」的。萊因之戰還在激烈進行中。我們知道第一個渡過萊因河的是第一軍，地點是雷馬根（萊因河西岸）對岸，地圖告訴我們，雷馬根以北六哩是漢尼夫，東南四哩是林茲。（按兩地在萊因東岸）這兩地在盟軍渡河以後，都是勢在必取的地方。而激戰也正是在這帶地方進行。

合眾社十日的電訊告訴我們：「美軍冒着敵人的最猛烈的砲火，繼續擴大橋頭堡。」另一消息告訴我們：「據雷馬根前線盟軍總部的一非正式消息說：第一軍的橋頭堡已擴大到約五十方哩的地區了。」這地區所已達到的確切地點，路透社特派員報告說：「美軍渡河後已在漢尼夫以南渡河和雷馬根對岸相聯結，美軍強大坦克部隊正猛烈攻擊漢尼夫。更多的戰鬥已發展至橋頭陣地東北的地方」。而且據各方消息，美軍正在大量增援中。

德方的抵抗情形怎樣呢？路透社說：「在坦克支援下的德寇步兵，正努力增加對美第一軍的抵抗。」合眾社報導德國新聞社的一消息說：「在漢尼夫以南渡河的美軍已被德軍逐出漢尼夫」。

但在這裏，我們必須要記起一點，就是盟軍第一批部隊渡河的魯登道夫橋，始終還是在盟軍掌握中，而盟軍的增援部隊，正從這裏源源渡到彼岸。河上橋上同時增援，盟軍能夠增援，萊因之戰一定能夠勝利完成，是無可置疑的。

這一路的第三軍仍繼續撲向科不林外圍，[illegible]在北面，德寇已從[illegible]撤走了，但英加軍卻還沒有渡河。

達琅西里瓦尼亞
羅國設行政機關

根據停戰協定，在蘇聯政府同意下，使達琅西里瓦尼亞重返羅國。

（本報綜合報導）羅馬尼亞新政府成立後，因爲它是代表一切民主政黨的聯合政府，所以國內獲得人民的擁護，國際上獲得盟國的信任。成立後不久，就在蘇聯同意之下，在達琅西里瓦尼亞設立了行政機構。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去年九月十二日盟國和羅馬尼亞簽訂停戰協定時，宣布「反對」關於達琅西里瓦尼亞的所謂維也納仲裁，同意應把達琅西里瓦尼亞的全部或其較大一部分，歸還羅馬尼亞。[illegible]

……的行政機移交給羅馬尼亞當局，羅共宗對於新羅馬尼亞的信任。

但是，羅馬尼亞政府並沒有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反而竟容許納粹特務作破壞性的活動，作許多宣工和挑亂行動。[illegible]

……因此，蘇軍統帥部不得不設法建立秩序，担負起行政職權。

新政府成立後，局勢改變：三月八日羅總理[illegible]和副總理兼外長塔達雷斯哥，向蘇政府要求在達琅西里瓦尼亞境內設置羅國行政機關，蘇政府已接受羅方請求。那是經過雙方的換文而成立的。

羅國總理和副總理兼外長三月八日給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斯大林的信說：

「羅馬尼亞政府相信：在那一為中設置的行政機關，必將關心保障居住在那兒的各民族的權利，並當以對全體民衆一律平等，民主，和公正的諸原則，作爲行動的指針。也將關心維持完善的秩序，使爲戰區的需要服務的所有一切機關的正常機務，不致受到任何妨礙。」斯大林覆函說：因爲羅政府能保證正常的秩序與和平，依照停戰協定，同意在達琅西里瓦尼亞境內設置羅馬尼亞政府的行政機關。

希政府倒行逆施
重用納粹幫兇，壓迫愛國份子，遭到人民一致反對。

（塔斯社雅典十日電）希臘[illegible]二月二十六日，希臘[illegible]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就已[illegible]

替希特勒辯護
英美國教會人士公開反對克里米亞會議決定

（本報綜合報導）偉大的克里米亞會議的歷史決定，使全世界大多數的愛好和平的人民都歡欣鼓舞，但是[illegible]

捷克總統離英回國

（中央社倫敦十一日路透電）捷克總統貝奈斯，外長馬薩里克，已離倫敦取道莫斯科返捷。

英美蘇加强軍事合作
蘇軍事代表團訪西綫

（美新聞處訊）三月初有一個蘇聯軍事代表團在西線出現，會訪問西線第九軍戰線，對於美國武器和機械化的數量，以及美方所採用的戰術和戰術戰術，都獲得深刻的印象。代表團係由[illegible]，它負責辦理蘇聯戰俘和平民[illegible]回本國的事宜。另一部隊蘇聯的波蘭夫少將，是蘇聯駐西歐盟軍統帥部軍事代表團首長，他在一九四〇年曾任駐法武官。

蘇方人員曾每日花費十小時，觀察美軍作戰，並研究其攻勢成功的原因。以前，蘇方人員也曾參觀蒙哥馬利將軍的進軍，注意加拿大部隊的作戰。

[illegible]

蘇聯將領在西綫出現，是實現雅爾達會議決議，加强英美蘇三國軍事合作的表現。

實現克里米亞會議決定

德機襲英
英國很有損失

（中央社倫敦十日合眾電）德機再襲英國，空襲時間在四小時以上，至今晨始停。英國損失頗有[illegible]

邱吉爾

電艾森豪威爾祝賀

（中央社倫敦十一日路透電）官方今夜發表首相昨天給艾森豪威爾將軍的電文說：「我對閣下所獲得的偉大勝利，表示[illegible]的祝賀，這全由於各級人員和衷中作的成功。」

地質學會舉行年會
李四光當選下屆理事長
△今日繼續宣讀論文▽

（中央社訊）中國地質學會第二十一屆年會，十一日在沙坪壩重慶大學大禮堂舉行，到會員[illegible]人，[illegible]

大會由該會理事長李四光致開會辭。他說：本會民國十一年成立，共開年會二十一次，本屆年會因會員集中不易，決定在各地分開，但以大大會有兩人參加。李氏提議爲去年身故的會員許德佑、陳康、馬以思、胡伯素靜默，以示追念。[illegible]

[illegible]

但澤東南蘇軍打下二城
奧得河口德堡壘連續被粉碎

（本報綜合報導）路透社十日由[illegible]訊說：「前線消息：柏林之前的大戰，今天已告一百[illegible]」

[illegible]

讀者園地

硬拉鹽工

自貢區公所

東商爲國效勞

結果運費被吞沒兩成

半路搶肉

借偷青蔬爲名搶人蔬菜出賣

白沙警察局長勒索人民被打

（江津訊）[illegible]

來函更正

[illegible]

經濟圈內

穩定物價老一套
聽來好像嘜彌陀

市場動態

△物價像一條[illegible]

生產事業

△現在，不但[illegible]

買煤產煤都叫苦
統銷統購害死人

△自貢大煤井[illegible]

列寧論孫中山——偉大的民主主義者
蘇聯格里哥里也夫教授作

列寧對於世界各地的進步民主運動，特別是東方各國家的進步民主運動，曾經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對於偉大的中國人民的生活感到深厚的興趣，在上一個世紀的末葉，中國人民處在一種半殖民地的地位。列寧憤怒地暴露了和中國訂立片面的條約，從而分裂中國，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的諸帝國主義性質。他在一九〇〇年十二月所寫的論文「論和團之亂和瓜分中國」中，列寧指出列強繼承中國人民的一致鬥爭。列寧也譴責和揭露了沙皇政府參加壓迫殘和與[illegible]俄羅斯人民的利益和沙皇政府的利益之間，劃了一道截然的界線。他對中國人民表示着深厚的同情。

在日俄戰爭和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以後，中國開始一個反對一切復古的民主運動。列寧以極大的興趣注意着這個運動的發展，在一九〇八年的一篇論文中，他寫着：但[illegible]

正在這個時期，孫中山組織了同盟會（一九〇五年九月），使自己成爲這個新的民主運動的領袖，進行推翻滿清的外國的、封建的官僚勢力，以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然而，其時世界上知道這個運動的卻很少。

之後，中國的革命在一九一一年爆發。繼但世界輿論常中國的緊張。列寧在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一日接到孫中山先生的「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一文，同月什八日他就在布爾什維克報上寫了一篇論文「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論文。列寧詳細地分析了這個的內容，說：「孫逸仙綱領的字裡行間，洋溢着戰鬥的真正的民主主義……這是帶有共和國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

列寧並且很稱讚孫中山先生：「這位共和國臨時大總統是一個具有偉大品格和英雄主義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

在孫中山的綱領中，列寧指出了代表中國民主份子的努力的深厚基礎。諸如「中國人民爲勞民族「和國家獨立的努力，中國人民對永遠結束封建主義的奴役，結束中世紀的土地所有制度的條件」，就都是民主主義的來源。

……

（未完）

中山先生和專制主義者對抗

讀中山先生遺著札記

·陳乘·

一

中山先生是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他的民主主義思想不是在書房中設計出來的，而是在實際的戰鬥中發展起來的。所以對於中山先生的民主主義思想，就應該從他一生戰鬥的業績中去了解。

假如我們離開了中山先生的實際鬥爭，卻只是拖住他的一言片語或某一個片面的主張，看做天經地義，以爲中山先生的全部精神都在這裡面，那就不能做中山先生的學生。

可惜現在，還沒有一本詳明而正確的書，把中山先生一生怎樣爲了人民的利益而和各種各樣反民主的敵人進行搏鬥的歷史告訴我們。那麼，我們還是從中山先生自己的遺著中來看看吧。

二

反對滿清反動政權的鬥爭佔據了中山先生一生革命鬥爭中的前半時期。

假如在當時，有些人只是在種族觀點上反對滿清，那麼中山先生是把反專制統治的觀點和反異族壓迫的觀點聯系起來的。因此他就能深刻地看出滿清統治的罪惡。

他說：「在滿清之世，集會有禁，偶語棄市。是人民之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剝削殆盡，至二百六十年之久，種族不至滅絕，亦云幸矣。豈復能期其人心團結，奮力發揚耶？」（社會建設自序）——這是說，人心渙散，民氣低沉是專制統治造成的結果。

他又說：「至於用人行政，更無大公不易之常規，嚴刑峻制，慘無人理，任法吏之妄爲，絲毫不加裁制，人命呼吸，懸於法官之意旨，不問其有罪無罪也。不依法律之正當行爲，侵犯吾人神聖之權利。賣官鬻爵，政以賄成，凡此種種，更僕難數。任官授職，不問其才能之何若，而問其權勢之有無。以此當政事之大任，幾何其不誤國哉！」（中華民國佈告各友邦書）——這是說，在專制統治之下，必然造成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現象。

他更指出這種專制統治的頑固不化的特質：「近年以還，人民不勝專制之害，亦時有改革政治之要求。滿政府緊執偏見，一再不許。即萬不得已，而暫允所請，亦僅爲遂心之舉，初非有令出必行之意。朝頒詔旨，夕既背之。玩弄吾民，已非一次。其於本國光榮，視同秦越，未嘗有絲毫爲國盡力之意。是以歷年種種挫敗，不足激其羞恥之心，致令吾國吾民蒙世界之輕視，而彼殆無動於中焉！」（同上）——這是說，專制統治口頭的支票是決不可靠的，他是決不會真正有爲國爲民的打算的。

因此中山先生絕不以領導一個種族鬥爭爲滿足，而要澈底實行一個民主的改造。他不僅反對滿清政權，而且反對歷史上一切時期的專制統治政權。他說：「明朝朱元璋推翻元朝，可以說是做到了民族革命，但以後各代專制太過。本國人專制，也是不對的。」（民十二年歡宴各將領演說詞）

因此，中山先生也就絕不以民國的簽名義爲滿足。滿清雖然推翻了，但在民主一天沒有真正實現的時候，他就一天不停止向一切形式的反民主的專制主義者鬥爭。

三

中山先生直到逝世時，都沒有能看到他所積往追求的民主的真正實現。逝世前，「單騎到北京」，還是爲了實現真正民主的目的。途中經過上海時，向記者談話說：

「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正以人民爲主，要人民能夠講話，確是有發言權，這個情形才是真正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我們中國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實在是一個假民國，這兩三年來，曹（錕）吳（佩孚）更想用武力來征服民衆，統一中國，他們這種妄想，到近日便完全失敗。」

民國十三年，中山先生在一次演說中明白地總結了在民國成立以來的政治的實況：「民國成立以後，管理國家的政權，人民沒有爭到手，還是在軍閥官僚之手。那般軍閥官僚做事，名爲共和，實在是專制，都是想做皇帝。像袁世凱不過四年，便自稱洪憲皇帝。隨後張勳又圖復辟。所以北方政府天天都是夢想用武力統一中國，消滅人民的力量，推翻共和，恢復帝制，把人民做他們的奴隸。」（對滇軍演講）

像這樣的話，在中山先生的著作和演說紀錄中是俯拾皆是的。

如說：「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滿清政府雖然已經推翻，滿清的餘孽還未崩潰，所有留存下來的官僚武人，卻把政府霸佔住了。所以民國還不是在人民之手，完全是在武人官僚之手。」（十二年十月對青年會演說）

又如說：「現今之中華民國，雖爲共和國家，尚非完全真正之民主國。因武昌革命以後，仍爲官僚政治，武人政治，一切政權，悉操其手。彼固不知共和爲何物，民權爲何物，國利民福爲何事，救國救民爲何等責任也。」（軍人精神教育）

中山先生的判別是何等的分明：或者是屬於人民的民主國家，或者是屬於少數特權者的專制國家。人民沒有權利發言，管理國家，那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民國。憑藉武力來壓制人民，企圖武力統一的人就是應該反對的專制主義者。政權從這一些軍閥官僚手裡轉到另一些軍閥官僚手裡，中山先生是決不承認的。他對於那些竊據政權，把千萬志士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民國變成自己囊中的贓物的軍閥官僚，是何等的痛恨啊！——由這種痛恨進而爲明確的認識，化而爲百折不撓的實際鬥爭。

四

在今天看來，從袁世凱以下的那些北洋軍閥和安福系官僚之類的人物，其本質如何，是再清楚不過的了。他們的身上沒有一絲一毫的民主的氣味，是誰也不能爲之分辯的。

但在當時卻並不是那樣清楚的。就是公然做皇帝的袁世凱起先也是表示效忠民國的。所以中山先生說：「民國成立之時，北方官僚亦贊成共和，如袁世凱者，即首先贊成共和之人也。殊知彼等之贊成，純係假意，陽奉陰違，以致釀國中之大亂。」（民國十一年同鄉會上演說）

民國成立以後之所以內亂不已，正是因爲這些假冒贊成民主的人當權的原故。滿清遺老們以爲有了民國就產生了亂，其實真正實行民主決不會亂。袁世凱公然稱帝，就揭開了假面具的模樣。袁世凱這樣的人物才是釀亂大亂的，不能再冒充了，也就只好滅亡。但學習袁世凱的人還是相繼而來。後來的軍閥學得更加聰明了。段祺瑞與吳佩孚等等，都壓迫人民，執行武力統一政策，但他們也不敢取消民國，恰恰相反，他們靠權勢和金錢設立一個又一個的豬仔國會，他們用白紙上的黑字製定一套又一套的御用憲法，表示他們真是贊成民主的人。這些卻騙不了中山先生，他總是大聲疾呼地揭破這些戲法。

比如他說：「彼北方之吳佩孚，亦曾云贊成民治矣。而近來行爲，適得其反。彼謂非真知民治者，不過假冒名義，以資號召，爲自己保勢力固地盤之兌換券耳。夫民權者，謂政治上之權力完全在民，非操諸少數武人或官僚之手。吾國久受專制餘毒，武昌革命以後，由帝治而移於官治，民氣仍受抑壓」。（軍人精神教育）

所以這些軍閥，雖不行帝制，但他們的原形，卻是逃不過中山先生的耳眼的。他從他們的民主的僞裝之下剝出了專制主義的本色。他更直接痛快地說：「像北方的曹錕吳佩孚，名義上雖然贊成共和，但是主張武力統一，還是想專制。如果他們武力統一成功，別人不能夠反抗，他們一定是想做皇帝的。」（民權主義第三講）

五

在今天看來，袁、段、曹、吳之流都不過是歷史上的跳梁小醜，做皇帝的夢，武力統一的夢都是在片刻間即煙消雲散。然而他們都曾顯赫一時。當其盛時，他們自以爲一定能成功，自有一些氣味相投的人曲意附和，歌功頌德。

但中山先生從來不害怕這種反民主的敵人。無論對方有着多少兵權，擁有多少實力，只要他是沿着專制主義的道路，中山先生就要斷然地把自己和他區別開來，並且對抗起來。

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中國每次有大亂，我總是首當其衝。譬如從前的袁世凱，現在的吳佩孚，都是身擁雄兵，氣蓋一時的人。我總是身先衆民，與他們對抗。」（十三年十一月在上海向記者談話）

應該看出，當中山先生起而和他們對抗之時，比起這些跋扈的軍人，中山先生的力量常是渺弱得多的，有時甚至只是赤手空拳。但中山先生決不姑息退卻，是因爲他相信，全國人民都會做他的主張的後盾，而這些獨夫寡頭，所作所爲，既都和世界潮流，人民公意相違背，那就一定不能維持長久。

結果如何呢？確也正如中山先生所指出的：「二年東南之役，袁世凱用兵，無往不利。三四年間，氣燄遂著，人心漸去，及反對帝制之兵起，終致衆叛親離，一蹶不振。七年以來，吳佩孚用兵亦無往不利，驕氣所中，以爲可以力征經營天下，遂不恤與民衆爲敵，屠殺工人學生，以撲滅革命之進行。及人心已去，終至一敗塗地而後已！」（北上宣言）

勝利終究屬於以中山先生爲代表的戰鬥的民主力量。

新·華·信·箱

站起來，用全力去搏鬥！

編者先生：

我是一個右手已斷，左手只剩三個指頭的傷兵。我現在只能用這剩下的三個指頭給你寫信。盧溝橋事變時，我還只有十六歲，一個初中二年級的學生。就這麼一嚮，我就投筆從戎，當了一名小兵，立刻開上前線，歷經四次大的戰役，曾經多少陵陷伏陣，到如今只剩下這個殘缺的軀幹。但我始終沒有氣餒過。自從讀了貴報以後，更增強了我的信心，堅固了我的年輕銳氣。

依照你們的指示，我讀了一些書：「政治經濟學綱要」，「社會科學基礎教程」，「大衆哲學」，「二十年來中國文藝思潮」等等，文藝方面的書報也讀了不少。可是我的讀書，始終是打擺子式的，有一陣沒一陣，主要是因爲生活太不安定。有時候，煩惱也會很厲害的襲擊我，叫人真想發狂。這樣下去是絕對不行的。從今年起，我非把自己好好整頓一下不可：第一，我一定照着上所說的，多多的交結朋友；其次，便想念起來多讀一些書。可是，讀起書來，困難也是很多：（一）去年我曾學過一門簡單的技術，但那和現在所做的工作完全沒有關係，對於那門技術，我也不感到興趣，不知道是否應該學下去？（二）我的國文程度實在太差，總想一定得先弄好國文，起碼將來作事才能做個計劃，訂個規程，寫個簡單的文稿。我現在每天還做日記，將來有書讀想預備做紙記劄記。按着我目前的程度，應當讀些什麼書才能一步一步的往前進呢？我標點符號都還不大清楚，請詳細的告訴我（原信標點，的確有點錯誤，這是我們點的。——編者。）。（三）正確的中國史和外國史，我都還沒有讀過，希望你告訴我，在這一方面應該讀些什麼書？范文瀾等著的「中國通史」能不能買到？（四）報我是天天看的，但我還只能曉得今天有些什麼消息，而不能分析這些消息。在這一方面，又應該讀一些什麼書才好？（五）你能否介紹一些可以更加鼓舞青年的勇氣的書給我讀？我是真需要那樣的書啊！一個人整整了好幾年，懶得如此，真是傷心！

末了，如果不太佔編輯的時間，我還想說一點閒話。近年來，不知爲什麼，我非常想念我的母親，甚至隔一兩天就夢見她老人家，醒來時眼中還含着眼淚。我不知道這是爲什麼？其實我生來脾氣倔強，小時候，父母如何打我，我總是眼中噙淚，從不肯哭出來或呼一聲，結果，反常常使得他們哭泣。爲什麼我近來會這樣想念母親呢？不知怎的，近來甚至在街頭看到一個飢寒啼哭的乞兒，看到拉着車子掙扎着走不動的馬受人鞭打，就會惹得我兩眼噙淚。這是什麼道理啊？

我自己很不喜歡這種感情。這是太脆弱了，我應當更剛強些。我有責任和義務好好的振作起來，爲大衆所需要的民主和抗戰的勝利而盡我的力量。雖然我的力量是這樣渺弱，我只能用三個指頭去做工作，但我的心還是和大家一樣熱烈，一樣跳動，因此，我對於民主和抗戰勝利的希望也是和大家一樣迫切，甚至於更迫切！因爲如果得不到這勝利的話，我們這些獨臂殘廢的老總們，將受到比別人更甚的痛苦啊！

說了這麼多，打擾你了，即祝

編安！

×××上　一月六日

編者答：

×先生這封信是一月六日寄來的，到今天才來答覆，這就可以看出我們對於讀者的信還有疏忽的情形，沒有足夠的關心。在這裡，我們首先要嚴厲的責備自己。雖然工作忙，力量不夠，的確是一個原因。

讀了這封信，我們很感動。一個勇敢熱情的青年，爲民族戰爭而離開了學校，爲民族流了自己的血，犧牲了自己的健康。但他還是一點也不氣餒，只剩三個指頭了，還要爲抗戰和民主的勝利而努力。這種堅強的生活意志，這種百折不撓的精神，是最可寶貴的東西。他所注意的，不是自己個人的命運，而是大衆的命運，大衆的生存和幸福。一個久經磨練，身負重傷的「老總」，甚至因爲看見被無情鞭打的馬而暗然傷感，卻不把自己的傷痛遭遇放在心中，這是必須十分剛強而又有深切同情心的人才感得到的。×先生說這是他的感情太脆弱，但如果我們不停留在這個同情上面，而能更進一步變成行動，去爲了掃除社會的不平，爲了爭取大衆的民主權利而奮鬥，那就會產生很大的力量。爲民族解放流了自己的血，只剩三個指頭的人尚且如此，我們這些人呢？我們雙手俱全，但我們到底做了多少事，真值得好好的反省一下。

×先生提出來的幾個學習問題，因爲我們不十分了解情形，回答只能非常簡單：

（一）那門技術如果已經學得差不多，我們覺得倒還是可以抽點時間學下去，因爲有一門技術總比沒有好，即使目前用不着，將來也可能有用得着的時候。

（二）應該讀什麼書，這是得自己去選擇，由我們主觀的定一書目，往往是不合適的。標點符號也只有在看書的時候仔細辨別人家的用法，並在使用中慢慢熟悉起來。魯迅先生的文章，是標點符號用得最正確、最恰當的，你可以好好研究。

（三）「中國通史」買不到，關於中國史方面，我們只能介紹你讀讀伯贊的「中國史綱」，周谷城的「中國通史」；關於世界史的書，現在還沒有好的，如果找得到，陳昌浩著的「近代世界革命史」倒還比較可以讀一讀。

（四）幫助讀報的書，現在也沒有，抗戰前出了一些，現在讀起來，恐怕已經太舊了。但要能分析時事，也不一定就要讀那些書，只要每天仔細讀報，多想，多和朋友們討論，分析的能力是可以逐漸養成起來的。

（五）什麼是可以更加鼓舞青年的勇氣的書呢？我們想，這不是書的問題，而是怎樣去讀它的問題。一個會讀書的人，無論讀什麼書，他都可以從那裡增加勇氣的，指示光明的書，可以加強他對光明的熱愛，揭露黑暗的書，可以加強他對黑暗的憎恨，這愛與憎就可以使得他更加勇敢地 [illegible] 門。即使是 [illegible]，我們正可以看 [illegible] 那些小丑們的 [illegible]，以增強我們的勇氣。這就是那些小丑們所料不及的事情。「[illegible] 不論是悲是喜，是苦是快樂，但用你的全力去戰鬥。」這是羅曼羅蘭的話。我們要永遠記着這些話。當我們感到軟弱的時候，這些話就會使我們奮然而起，更加堅韌勇敢地走進戰鬥的烈火中去！

從痛苦彷徨中跳出來

柏樑S.S.先生：

你的信裏面說說：「怎麼辦？我們青年該怎麼辦？」——我們可以想見你的焦灼與煩惱。

你又說：「天天接到不同地區的朋友們的來信，在他們的字句之中彷彿現出了他們痛苦彷徨的面容。而我自己還不是一樣麼？」——是的，我們知道，這種焦灼煩惱是許多青年朋友所共有的。

但我們要斷然說：有辦法的！整個國家大事是有辦法，能實現的；個人的工作和前途也是有辦法，能做到的！

你所說你的朋友們給你的信上不已提到了一些辦法麼？像有些同學無目的、無意識的去拚，抱着「一切都沒有解答我們索性拚了」的想法，那自然不是辦法。你不贊成，我們也反對。但另外在那些信裡還提到一個辦法卻是值得考慮的：「一個在先修班的朋友，苦惱了一個時期之後，已決定回到農村去，他說他要走一條實際的路，在學校裡是得不到什麼的！」

你沒有評論這個同學走的路，也許是你以爲這還不是辦法吧？你的信中有這樣的話：「有些青年被迫退出學校，退到到處是陷坑的社會裡去。……」你以爲到社會裡去，是無可奈何的「退」路麼？不，我們以爲不是這樣的。

自然，要看是抱着什麼態度到社會中去的。假如滿懷抑鬱，無目的地在社會上彷徨，那自然不是辦法。但假如看到，在社會上，有豐富的活的知識可以讓我們學習，有廣大的人羣在生活着，鬥爭着，把我們自己投入廣大的人羣中，才能夠真正發揮力量，那麼走向社會，並不是退，而是進！

我們很贊同那位先修班同學到農村去的辦法。爲什麼到農村去，怎樣到農村去，在我們報上談過很多。本月五日「信箱」中有一封信是專論這問題的，前天「團結」專刊上也談了這問題，我們以爲，這的確是一條光明大道。雖然一個知識份子要走上這條大道，也不容易，要克服一些客觀上的困難，更要克服自己身上沾染着的知識份子的習氣，要真正抱着不怕辛苦艱難，從一點一滴的事做起，爲民服務的決心。但是能夠這樣做去，一定能解除現在這一切苦悶焦燥，而感到自己生活中的充實飽滿，因爲在那裡有無數的工作可做，工作的結果是一定會有很大的影響的。

只有面對羣衆，走到人民中間去，才是從痛苦彷徨中跳出來的辦法。

羣衆的奶汁會把你餵得剛強起來

南風先生：

提的問題，答覆如下：

（一）我們所說的知識份子，就是指從小學畢業生直到大學生留學生，只要他們有決心爲人民服務，都可以到農村去。所指的農村，當然就是我們周圍的農村。

（二）在答忘隱先生的信中，說到那些失學青年組織讀書班或識字班，你問爲什麼不要他們也去農村？因爲忘隱先生所說的青年本來就是在農村裏。

「到那裏去，不是青年的出路。」這所謂那裏是指的某種運動。

（三）到農村去，在學校裏工作，或到工廠中工作，都是可以的。但無論在那裏工作，都必須和當地的農民接近，和他們交朋友，幫他們做事情。對於農村中的惡暗勢力，我們應該儘可能採取逐漸感化的態度，而不是採取貿然對立的態度。總是靠自己的力量能夠減少農民一分痛苦便減少一分，能爲他們做一點好事便做一點。至于那些對我們的工作的開展可以有幫助或可以發生阻礙的人，我們都應該儘可能先和他們搞好關係，只要我們不損害他們的利益，而好好的對待他們，他們不見得就一定會干涉我們的行動。

關於這個問題，等將來有機會再作詳談。

你說：我是一個無力升學也不願再在這種混雜的學校內求學的女子，我很想爲農工們服務，恐怕是我的學識不夠，我覺得無力量，也無機會到農村去。我們說，到農村去，並不需要特別的學識（如果能學一點普通的醫藥知識，爲農民醫病，當然是很好的），更重要的倒在於自己的決心。力量是在工作中才會慢慢增強的，不做工作的人，永遠也不會有力量。去吧，勇敢一些，羣衆的奶汁，會把你餵得更加健壯剛強起來的！

卓文君與王昭君

潮燦先生：

你寫的三月十二日新華信箱「[illegible]」一文中，「[illegible]」一節，說得太 [illegible]。

[illegible]

不能 [illegible] 自由。只有當民主作風 [illegible] 社會的 [illegible]，不論男女，人人都有了平等自由的權利，才有真正的自由。你說司馬相如可以私奔卓文君，這只是很特殊的例子啊。而大多數婦女，只能像王昭君那樣，被用來當禮物送的。不過，王昭君是被送給外族，其他的無數婦女，則是在普通人之間被買賣，沒有人去傳說她們罷了。

爲你着想，你和你的女朋友似乎不必急於行婚，你應該鼓勵她增強獨立生活的能力，擺脫家庭的依賴，並且漸漸地說服她的父親，那時做到「有情人終成眷屬」。至於就一般而言，在爭取到政治和社會的民主化以前，不只戀愛，生活各方面的自由都是沒有保障的。我們不贊成你因爲這件事而自殺 [illegible]。因此而自殺，同時也不希望你爲這件事化費過多精力。戀愛當然也是青年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決不是全部。生活中有更重要的事情。[illegible] 當全世界的青年都在爲了民主與自由和法西斯專制主義進行鬥爭，你卻把生命押在個人的戀愛得失上，這不是太沒有價值嗎？把眼光放遠點，不要只看到自己，也不要只看到一個人，要爲許許多多跟自己一樣的人和許許多多被壓迫的人去奮鬥！這就是我們的期望。

依靠人民力量

勳先生：

[illegible] 於你的三月九日的來信，簡單地答覆一下。因爲，你所提出的問題，雖然是在許多人的心裡都模糊曖昧的，然而在這裡，只能簡單地回答。

革命是指推翻舊的、創造新的歷史上的進步的轉變過程，那麼中國目前自然也在革命過程之中。中山先生臨死時不是說：「革命尚未成功」麼？中國社會的特性決定了中國革命不能不是長期而艱苦的，一定要經過種種迂迴的道路。反對者採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阻撓，而革命也就要在各種各樣的方式下進行，但不管在怎樣方式下進行，革命的進行總是要依靠廣大的人民力量，也正是中山先生說的：「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當人民的力量真正組織發動起來的時候，就是反對者的一切 [illegible] 的時候。

你說，覺悟的知識份子目前表現得太柔弱，提出來說句話都不成。其實，如我們所看到的，這話還是說了，而且是敢說的。不過光靠覺悟的知識份子說幾句，還不行，更要「喚起」廣大的民衆。知識份子假如不能和廣大人民結合起來，那就不能形成巨大的力量。總之，[illegible] 國際間與論情形一般地說來，都是有利 [illegible]

[illegible] 於中國的民主運動 [illegible]

備覆

旭民先生：

本已寫了覆信，但沒有能刊出 [illegible]

[illegible]

頑菴先生：

「智囊七柱」[illegible]